

借一丝绿意,开一树辉煌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石桥小学 刘秀明

回望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一路泥泞,一路欢歌。2018年9月,新教育的春风拂面而来,原本平淡无奇的生命在那一刻荡起了层层涟漪。在新教育的引领下,我和孩子们把教室命名为“快乐的远行者”。我们约定:每天都要快乐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做一个快乐的远行者!

与清晨共舞,与小诗为伴

“早安,孩子们!”“早安,老师!”每天早晨8点,我与孩子们准时问好。我们在每一个清晨共舞,共赴一场晨诵的“约会”。

朝鲜诗人朴世永的诗歌《山燕》在孩子的心中轻快飞翔;刘湛秋的《绿叶》在孩子们新奇的眼中抽出第一片嫩芽;走进冰心奶奶的《雨后》,孩子们跟着那对小兄妹欢快地戏水……一首首美妙的诗歌好像一粒粒神奇的种子,深深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老师,这些诗写得太美了,我们也要写诗!”孩子们酣畅淋漓地诵读了大量诗歌后,对写作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写诗?他们这么小,还是一年级,能写诗吗?我在心中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新教育提出要无限相信孩子的潜力。于是,每天20分钟的诵读之后,我就让他们试着仿写或自创。

刚开始,孩子们的诗写得很短,有时三四句,有时四五句。那些语句是多么稚嫩呀!每当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将“诗”拿给我看,我总是对他们竖起大拇指。在我的心中,它们是世上最美的语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我的鼓励下,孩子们的写作兴趣越来越高涨。短短一年的时间,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三年级时,班上很多学生都踊跃参加四川省第八届童谣创作比赛,多人入围,钟彦汐同学还凭借一首《蒲公英》获得一等奖的佳绩。这让我更加坚信:没有谁生来就是诗人、作家,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要坚持,就有奇迹。

揽四季芬芳,书趣味生活

校园里的动植物特别多,在大树的枝叶中,繁茂的草丛里,泥土的缝隙间,无数小精灵尽情地跳跃着,飞舞着,奔跑着。蜜蜂、蝉、麻雀、蚂蚱、蜗牛……它们都是我们的朋友。

春天,我喜欢带孩子们观察围墙上的爬山虎。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看到爬山虎只长出了一些小叶片,枝条还是光秃秃的。孩子们的日记里便多了几分期盼。

夏天,爬山虎的叶片绿得有些耀眼,孩子们的日记里多了几分葱茏。他们走到围墙下,探索叶圣陶爷爷《爬山虎的脚》里的奥秘,不仅获

得了知识、解决了疑问,还收获了美好的心情。

深秋,我们再次探秘爬山虎,孩子们竟自顾自地玩起来了。有人摘下一根爬山虎的藤,熟练地编织出了一个红叶帽。有人捡起地上的落叶立在头上,瞬间长出了两只“大耳朵”。孩子们的日记里多了些欢快的足迹。

冬天,满墙的爬山虎只剩下倔强蜿蜒的藤蔓。孩子们的日记中多了几分珍惜。文馨晨同学写道:“看着老去的爬山虎,我想起我的爷爷,生命诚可贵,我们要珍惜身边的每个人。”

除了四季的爬山虎,我们还写校园里的李树、梨树、七里香、三角梅……孩子们的写作不需要框架的束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也不必强调要有精彩的语言,他们的写作应该像呼吸一样自然。

抓生活事件,养健康灵魂

上课铃已经敲响,第一排的座位上怎么还挤了一圈人?

我好奇地凑了上去。原来是何皓轩和张肖两个“昆虫迷”捉来了一条蚯蚓,它正端在课桌上的方小槽里奋力扭动着。如果现在开始上课的话,肯定抓不住孩子们早已飞到九霄云外的心,何不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分组观察再写作呢?

各组观察完毕,孩子们兴奋地写了起来。书里行间,都掩饰不住他们对小蚯蚓的爱。何皓轩同学写道:“我的宠物叫蛋黄,它的头上根毛也没有,身体很轻,拿在手上就像空气一样轻。”张肖肖同学写道:“它的身上有许多横线,恐怕有900多条吧,我想,它应该有900多岁了。”孩子们所写的也许并不符合科学意义上对蚯蚓的描述,但我更喜欢这些浪漫的表达。在他们眼中,不符合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课间,窗外飘着细雨,我正带着孩子们在一楼的书柜前看书。突然,何宇萱同学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刘老师,不好了!有人把柳树砍倒了!”怎么有人砍柳树呢?我们一起涌向被砍倒的柳树,孩子们问正在砍树的师傅:“叔叔,为什么要砍柳树?”师傅说:“这里马上要修一栋楼,所以这棵柳树无论如何也留不下了。”孩子们的小脸上充满了伤感:“多么可惜呀。”这是陪伴了我们四年的柳树啊。”

孩子们有的蹲在地上,抚摸着柳树的枝干;有的折下柳树的枝条,说要带回家插在土里,让它以后再长成一棵大树;有的把枝条编成一个大花环,说是要放在家里做个永久的纪念。看着他们眼中的泪花,我的心里像打翻



图为作者和学生一起观察爬山虎

的五味瓶。

趁着孩子们情绪正浓,我赶紧让他们回教室,写一写这棵柳树。这节课,教室里格外安静,只有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的声音。他们与这棵柳树之间的情感,此刻都在纸上迸发。《给柳树的一封信》《我的快乐走了》《你好吗,柳树》……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直击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王艺锦同学写道:“天阴沉沉,像极了我们的心情。还下了雨,雨水,像极了柳树的眼泪。”紫萱同学写道:“要是它能复活,重新长出来,那该多好啊。可是,即使重生,也不再是原来那个它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何中央同学写的《致柳树》:“亲爱的柳树,你好!在校园里一个明朗的地方,你屹立在那里。每天,你向着太阳初升的方向,抬着头,挺着胸,努力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然而,在这世上仅仅活了10个春秋的你,却迎来了一把大斧头。我想,你也曾想过反抗,但却没有用。看着他们挥舞的那把大斧头,你想,苟且活,不如死。你索性闭上了眼。”文章结尾,孩子的呐喊还萦绕在我的耳边:“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哎,这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人类可以决定一棵树的生死?为什么人类依靠科技,就能成为地球的主宰?”我被这个孩子细腻的感情和敏锐的洞察力震撼了。如果没有这次即兴写作,他们将或多或少失去一些对大自然的感悟和对生命的尊重吧!

通过这几年的师生共写,孩子们在写作中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聪慧,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借着新教育的绿意,我和孩子们共成长、同欢乐,迎接着生命的春暖花开。

文来字往,悲欢与共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陈俊学校 尤云

要说世间什么最神奇?我首推“笔”。身长数寸的一支笔,承载着多少人世间的悲欢,书写着多少古往今来的梦想,流淌着多少温润多情的文字?说笔神奇,是因为它能瞬息千里,从朦胧湿润的烟雨江南到辽阔无边的绮丽塞北,从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到神秘莫测的远古遗迹,古今中外都浓缩在这提按顿挫的瞬间。这支笔带你驰骋遨游,领略世间温情,感受人情冷暖,一切不想说、不能说、不便说的,都可肆意诉诸笔端……

随笔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文样式。它随意自由、任意流淌,内心的悲苦喜乐、听闻所感想流多远就多远,想淌多宽就多宽,一切只在于这支笔,只看你的心情。随笔走,随笔哭,随笔笑,肆意挥洒后,剩下的只有畅快和欢愉,以及内心的充实。

作为一名喜爱阅读和写作的语文老师,我更乐意将这份诉诸笔端的快乐与学生们一同分享。我们穿梭于字里行间,体验语言和文字的惊诧;我们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与书中人物来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感受生命的真谛。

轮流日记,潜移默化

学生们常说:“学语文,最怕三样:一怕文言

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写作是很多孩子的“噩梦”,越怕提笔越难提笔,久而久之,就会对写作完全失去兴趣。于是我一改常态,不再让学生每周固定写一篇随笔,而是结合小组合作机制,将学生按照每组7人分成7个小组,成员们在小组共用日记本上轮流写。

虽然是轮流写,但我们的轮流日记不是简单的交替,这些日记也并非没有生命的流水线作品。轮到写日记的学生将成为当天的语文小组长和日记负责人,他可以点评其他同学的文章,也可以写下自己的想法,与其他同学交流。

我在班上宣布这个消息后,孩子们充满好奇,积极性高涨。每周轮到自己写日记时,他们不再唉声叹气、满腹牢骚,而是满怀期待地想要大显身手。每周的随笔交流课上,各小组都会推荐一篇本组最佳习作来展示,获得“最受大家喜爱习作”的推荐小组将成为“随笔周冠军”,得到一定的小奖励,并在黑板报上专门辟出一角进行展示。轮流日记很好地调动了孩子们写随笔的兴趣,小组合作竞争的形式增强了小组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也提升了孩子们学习别人优秀习作的积极性。

轮流日记,悄无声息地走近孩子们,潜移默化地让他们习惯写作、爱上写作。

创办班刊,润物无声

喜欢写作的老师总有旺盛的创作热情。作文课上,我也经常写下水文,供孩子们参考,适当给予点拨。每次评讲作文时,我会请小作者走上台来,朗读他们精彩的好文章。读罢,孩子们常常意犹未尽,想要细细品读。

于是我又将精彩的文章以及自己的下水文打印出来贴在班级文化墙上。时间久了,纸页泛黄,文字也变得模糊不清晰,既不美观,也不便于保存。于是我决定将孩子们的好文章搜集起来,编成一本册单的班刊,既美观雅致,也方便孩子们阅读。

没想到的是,这个提议在家长群中得到了积极响应,家长们都期待自己孩子的文章入选,甚至主动承担起了将文字整理成电子文档的任务。在孩子们提交的随笔中,有的孩

子写道,看到自己的文章被选入班刊时,内心感到无比自豪,于是萌生了长大后当编辑、当作家的梦;有的孩子说,听到同学夸赞自己文章写得很好,难掩喜悦和激动,内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也有孩子说,看见与自己同组同学的习作入选时,心里也痒痒的,他跃跃欲试,期待着下一次习作机会能大显身手,一举得中。

班刊的创建像是放了一只风筝,我牵着那根线,指引孩子们前行,孩子们也像风筝一样渴望飞得更高,渴望写得更好。润物无声,终得效用。

笔友结对,文来字往

收到在其他城市当语文教师的大学同学寄来的礼物,我在惊喜之余,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老同学和我教的正好是同一个年级,何不来自两个不同城市的孩子们以文会友?我和老同学说了这个主意,同学欣然同意。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孩子们时,犹如惊雷乍现,孩子们太惊喜、太激动了。由于两边学生互相都不熟悉,我们便以学号来进行笔友结对,多余学号的学生则一对一结对。第一次写信,孩子们都是想了又想才动笔,写好了更是改了又改。遣词造句间,孩子们的习作能力慢慢提升。文字中少了虚假编造,多了情真意切。

对于这些从小生活在乡下、没有什么机会走出去的孩子来说,收到别的城市的来信就像是吸进了新鲜的空气,他们把信拿在手看了又看,急不可耐地与同学和家长分享。信中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有来自远方的关怀,有未曾见过的新鲜人、新鲜物、新鲜事。脚步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帮助他们抵达。

一群陌生的孩子以书信的方式来交流、表达,一颗颗心也越来越近。他们之间既熟悉又陌生,虽然不曾见过面,但什么都想要告诉对方,很多藏在心里的小秘密都可以倾诉,任何不能说出来话都可以一吐为快,而信件那头的回音或许是解开心结的最佳良药。

文来字往,悲欢与共。每次寄出信件期待,每次收到信件的欣喜,都联系着同龄人之间的烦恼和甜蜜。文字在提升,见识在增长,生活向阳而生,一切越发值得期待。

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不是一句说说而已的口号,更不是印在纸上的冰冷文字;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不是简单地翻阅题山书海,而是要实现全身心的发展。会思考的孩子聪慧,能阅读的孩子博学,善写作的孩子内心坚强,足以抵御岁月的磋磨和悠长。

生命中会发生无数次相遇,有些相遇就像一首朦胧诗,也许在一开始难以理解它对于我们的意义,但读着读着,我们便能体会到这些相遇带来的婉转美好。我和学生小林的相遇就是一段意想不到又分外美好的故事。

仰天嚎啕的大哭

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一个短发小姑娘就以一阵嚎啕大哭吸引了全班同学的目光。她瞪着一双大眼睛哭喊:“我不要上学,我要回家……”她的妈妈连哄带骗后,她才勉强安静下来,脸上的泪痕写满了委屈与不情愿。

这个小姑娘就是小林。此后,她每天都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行为,让当时担任班主任的我十分头疼。我试着与家长沟通,她的妈妈却一脸无奈:“上幼儿园时,老师就和我说过,孩子上了小学,只能老师多费心了。”

小林性格马虎好动,总是把“p”当作“q”,把“qie”读成“pei”,很少能准确拼出音节,写汉字时也常常把偏旁部首搭配错误。每次帮她订正完,她转身就忘得七七八八。进入三年级,学生们开始接触习作,薄弱的语文基础让小林的习作成了“天书”,极少有人能读懂。

我喜欢面批孩子们的习作,一对一修改他们行文中的问题。一开始,我总是板着脸先把小林文章中的每一个错别字改出来,修改使用有误的标点,最后从其他孩子那里找一篇书写工整、语句通顺优美的范文,对照着帮助小林整理病句。全部改好后,小林的习作本已经变成了“大花脸”,有时候一个句子问题太多,还得单独拎出来多次修改。错得实在太离谱时,我只能采用最“笨”的办法,让小林直接抄写比较好的文章或者句子。我想,抄一遍,多少会在她心中留下一些印象,形成一点点语感吧。

每一次花在批阅小林习作上的时间都很长,后面的孩子常常要多等一会,等不及了,还会闹意见。批改小林的习作,是我和孩子们都很“痛苦”的一件事。

太阳般的笑脸

对老师的批评和同学们的意见,小林似乎并不往心里去。她也从不为自己的作文写不好而难过,相反,她并不怕写。

每周一次的习作课上,有的孩子抓耳挠腮许久都写不出几行字,有的孩子只能勉强写出一句,小林却经常笑呵呵提起笔,也不作过多思索就写,一写便能写三四百个字。写完后,她会笑呵呵地拿过来给我批阅。那笑容,像太阳一般灿烂,灿烂中还有些傻乎乎。

一个学期过去,我好像也有了一点“进步”——能根据小林难得没有错的字词,读懂她一些文章的大意了。这一学期,我在给小林批改习作时惊讶地发现,只要领会了她独有的一套“文字系统”,她的文笔其实还真不差。

三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的口语交际是《春游去哪儿玩》,在孩子们争相发言后,我鼓励他们整理发言内容,再加上一定补充,写成一篇练笔,以书面形式向别人介绍自己推荐的春游地点。小林写的是家乡通州的南山湖公园。她写了南山湖宽阔的湖面、湖边摇曳的芦苇、碧绿的草地,也写了南山湖公园北边令孩子们向往的游乐园。在介绍游乐园的摩天轮和旋转木马时,她写道:“摩天轮很高,坐上去往下看,地上的人就像小蚂蚁一样;还有好玩的旋转木马,坐上去就仿佛被带到了童话世界里。”

抛开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错误拼音和错别字,寥寥几笔,小林写出了游乐设施的主要特点,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我忍不住拿去给办公室里的老师们互相传阅。经过我的解读,大家都不由赞叹:“忽略这孩子让人看不懂的字,她写得倒是比年级里一半的孩子都要好。”

次日的习作评讲课上,除了几篇特别优秀的习作外,我特意读了小林的文章。我告诉孩子们这是小林写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小林自己也十分意外,嘴角挂上了又惊又喜的笑意,一双大眼睛里写满了难以置信。看到她天真烂漫又依旧有些傻乎乎的笑,我不由得也高兴起来。

课后,我找来小林,鼓励她:“你看,其实你的作文写得很好,你要勇敢地去写,尽可能多写,想说的话就都表达出来,不要怕错别字。”小林再一次笑得像一个大太阳,蹦蹦跳跳地捧着习作本走了。

写作带来的幸福感

再次习作时,小林明显劲头足了。这回的习作主题是“过元宵”,课堂上她没有东张西望,还主动举了几次手,讲述自己元宵节做花灯的经历。写作时间,小林立刻拿起笔在本子上快速移动着,看上去似乎文思泉涌。

还没到下课,小林就拿着她的习作来给我看。字词拼写的错误仍然很多,但仔细一读,她介绍了元宵节的习俗,引用了二年级学过的童谣,接着用“有的……有的……还有……”句式简要描述在街上看过的花灯,最后讲述了自己制作花灯的步骤。作文逻辑很清晰,语言也不错。特别是这句对走马灯的描写:“走马灯有好几个面,每个面都画着不同的图片,看上去很漂亮。”看得出,那些美丽的花灯确实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着小林的面,我第一次没有挨个把错别字“抠”出来修改,而是在这句话下面画了波浪线,表扬道:“这次写得有进步,这句话写得尤其好。去誊写吧!”

小林没想到这次面批的时间竟然如此之短,颇为得意,觉得自己的习作真的进步了,兴高采烈地回到座位上,誊写得十分认真。写了一会,她还忍不住转过身,向后座的伙伴偷偷瞄了一眼,神气十足。

望着小林的目光,我想起了李镇西老师的话:“幸福,比成功更重要!”我不厌其烦地帮小林修改作文,试图让小林写出“成功”的文字,可是,或许她在成功的同时,已经失去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这段时间以来,我不再纠结于她那些暂时无法控制的错误,而是尽可能适应她的“文字系统”,在她的文字里发现闪光点,及时表扬她,反倒让她浅尝了创作的快乐。对于一个没怎么受到过肯定的孩子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满足。在这种满足感的推动下,她可以更加心无旁骛、专注而充满期待地抒写胸臆,形成从“老师要我写”到“我写得还不错”再到“那我愿意多写”的良性循环。或许比起把每一个字写对,这样的体验才真正让小林获得了幸福和满足。

我无法确定,小林在学习上的马虎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但只要她坚持写下去,我愿意一直为这些文字送上真诚的掌声。

写作,与美好相遇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袁灶小学 杨楠



图为学生在校内翻阅班刊